

寻找瑞竹堂刘氏中医家族(上)

岳霄

在周口市档案馆中,笔者读《周口政协文史资料》刘亦龙、周昌维《追迹周口瑞竹堂》一文,文称李时珍曾在周口瑞竹堂药铺住过 48 天,将瑞竹堂的药方收进《本草纲目》。读后颇感兴趣,经检索周口档案、查阅有关资料,试图理清一些头绪,探寻周口瑞竹堂刘氏中医家族的传奇故事。

关于李时珍与周口瑞竹堂的关系,得先说《本草纲目》。《追迹周口瑞竹堂》记,“李时珍 1577 年避水灾来到周口”。医学界和历史界公认李时珍 (1518 年~1593 年),湖北蕲州(今湖北省黄冈市蕲春县蕲州镇)人,嘉靖三十一年(1552 年)着手编著《本草纲目》,经过三次大的改动,万历六年(1578 年)他 59 岁时完成《本草纲目》。1577 年,是他完成此书的前一年,非常值得关注。

《本草纲目》中有“陈州”二字,载于《本草纲目》卷 27“蒲公英”条目。李时珍介绍这味草药的产地时,写道“陈州亦有,称烧金草”。这句话在段落的尾部,从语气上分析,似乎是李时珍补充上去的。李时珍知道陈州,还是来过陈州?我前往蕲春县李时珍纪念馆参观。该馆建于上世纪 80 年代中期,虽然干净整齐,但展览设施略显老套。据馆员介绍,建馆后很多介绍内容没有更换过。馆内“李时珍行迹图”上标有“开封”,但是没有“周口”字样。笔者分析,1577 年是万历五年,当时开封府辖域为 4 州 28 县,陈州是其中一县,周口不过是个集镇,属于陈州。行迹图中的“开封”可以理解为广义上的开封府。既然他一路逃水灾、寻药向北行走到了开封,那么在开封之南的周口一带,他必然会路过和驻足,因为那时候周口就是“陈州”啊。

《本草纲目》“序例第一卷”有“引据古今医家书目”,分别列出了 84 家“唐宋诸本草引用书目”与“时珍今所引”的 276 家书目。在“时珍所引者”的书目

中,有《萨谦斋瑞竹堂经验方》。全书 51 卷中有 44 个药方,标注清晰地显示出自“瑞竹堂”“瑞竹堂经验方”。

笔者查众多医药论著和期刊,得知《瑞竹堂经验方》原著在明代中叶后期国内已经失传,但书中的许多内容散见于国内外一些医药文献,原序两则和清明两代若干辑佚和抄本,分别在中国和日本有关部门和私家珍藏。《中国中医古籍总目》一书中清晰介绍,《瑞竹堂经验方》现存有明成化十年甲午(1474 年)鳌峰熊氏种德堂刻本、日本宽正七年乙卯(1795 年)缮生堂药室活字本、清光绪四年戊寅(1878 年)丁氏当归草堂刻本(五卷)、清贞节堂抄本、四库全书本等。

其作者及成书年代,国内外专家争论不一。较多的观点认为《瑞竹堂经验方》作者是元代沙图穆苏,又称萨里弥实、萨理尔是,字谦斋,号瑞竹堂,元史无传,据称以御史出任建昌(今江西抚州市南城)太守,精医道,著《瑞竹堂经验方》15 卷,于元泰定元年(1323 年)刊行于世。有说他是维吾尔族人,有说是蒙古族人,更多的是把他列为回族医学家。回族一说,最早见于 1923 年《国学季刊》第 1 卷第 4 号,著名历史学家、宗教史学家、教育家陈垣发表《元西域人华化考》一文,把沙图穆苏考证为“华化”了的回归。

在医学流派中,有几个重要的地方医学,如安徽的新安医派、江苏的孟河医派、广东的岭南医派以及在江西抚州抚河一带流域的盱江医学。盱江医学名医多、医著多,并独创“建昌帮”具有多种特色炮制技术,至今还是全国十三大药邦之一。研究盱江医学的众多学者,现在将沙图穆苏列为盱江医学代表人物之一。

多方寻找,笔者在旧货市场买到了“当归草堂”刻印的《钦定四库全书·瑞竹堂经验方》复印本,刻印年代不详,盖有“浙江省中医药研究所图书资料室赠

阅”的红色方章。提要记载“是书即其(沙图穆苏)在郡时所撰集也,原书本 15 卷,杨士奇等《文渊阁书目》载有 1 部 1 册,而晁王票《宝文堂书目》内亦列其名,则是明中叶以前原帙尚存,其后遂抄传本。”

《文渊阁书目》为明代大臣杨士奇(1366 年~1444 年)于正统六年(1441 年)与马愉、曹鼎等人编成。《宝文堂书目》为嘉靖年间(1554 年)所编的书目。由此可见,正统六年(1441 年)前,《瑞竹堂经验方》尚有原本,其后都是传抄本。

日本缮生堂药室活字本虽然成书较晚,但它是根据元版刻本翻印的,价值较高,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2012 版的《瑞竹堂经验方》即以此为底本校注,是目前主要的应用版本。我将当归草堂版和 2012 版相比对,发现内容上确有不同,但以此版本比对只是孤证,还需寻找善本进一步比对。

《追迹周口瑞竹堂》一文写:明万历初年(1573 年),刘华绅在周家口西寨顺河街开办“萨谦斋瑞竹堂药铺”。刘氏原籍江西庐陵(今江西省吉安市),洪武三年(1370 年)始祖到河南虞城做官,家族落户河南,刘华绅为刘氏四世祖,明万历初年(1573 年)调任陈州府训导,家眷安置在周家口西寨顺河街,并开办“萨谦斋瑞竹堂药铺”。刘氏家族虽为官宦

之家,但世代热衷医学。

刘华绅出任的训导一职,是古代文官官职,职能通常为辅佐地方知府,基层官员编制之一,主要负责教育方面的事务,约从七品,相当于现在的县教育局局长。《周口市志》记载“明万历四年(1576 年),周家口西寨首建清真寺,即今贾鲁河河西清真寺”,也记载“瑞竹堂是周家口最早的中医药铺和坐堂中医”。刘华绅在西寨置家并开办瑞竹堂与西寨建清真寺在同一年代,当时西寨商业繁华,回族人口聚集。

历史在时间的流逝中扑朔迷离,一连串的问候接踵而来。中医药方医书很多,坐堂行医者选择一种医书作为名号者并不多见,刘华绅为什么要用“瑞竹堂药铺”这个名号。是沙图穆苏的后裔?刘华绅原籍庐陵,沙图穆苏在建昌任职,虽然时间上不是同一时期,相差 200 年,但是都在抚河一带,距离不足 200 公里,根据地理位置来看,是不是同属盱江医学一派?或者有其他什么关联?明代以后,刘家药铺还有名医医药吗?现在这个药铺怎么样了?刘家医术传承下来了么?

一份资料就像一把钥匙,打开一个尘封的宝箱。随着寻找的资料日益丰富,“瑞竹堂刘氏”在我眼前逐渐清晰、逐渐立体起来。



常在河边洗衣裳

王天瑞

黄村南边有一条大河,但这一条大河是季节河,当天下大雨或上游来水的时候,河水自然陡涨;当天气干旱或上游不来水的时候,大河则细流涓涓。

黄村在河北,是个普通村庄;清庄集在河南,是个热闹的集市。黄村人要到清庄集去赶集,就要绕道很远的桥上,可人们不愿意绕道,大多直来直去地涉水而过。当大河细流涓涓的时候,总有那么一些热心铺路的人,在河上或垫起一溜土墩,或筑起一道小堰,或打下一排木桩,方便行人南来北往。于是,这里慢慢成了渡口,也意外地成了黄村姑娘媳妇洗衣裳的好地方。听,笑声朗朗……听,棒槌嘭嘭……

那个时候,还没有自来水,就一桶一桶地从井里打,或一罐一罐地从井里提。那个时候,还没有铝盆、塑料盆、不锈钢盆,洗床单、洗被套、洗垫褥,只能在翻不下身的小瓦盆里洗。那个时候,还没有洗衣机,要洗衣裳,即使十冬腊月洗衣裳,也只能用手搓、用手揉、用手洗……在艰难中、在辛苦中、在无奈中,很多人想,再不能过这窝窝囊囊的日子了,很多人还想,到南河沿洗衣裳去吧,那里有清冽冽的流水。

有人说,三个女人一台戏。还有人说,三个女人在一搭,叽叽呱呱像群鸭。吃过早饭,男劳力都下地干活去了,姑娘媳妇们便拎起一篮子昨天劳动汗湿的衣裳,拿着棒槌,迈开轻盈的步子,一阵风似的结伴走向南河。到了河沿,卷起袖子,挽起裤管,扎起长发,把衣裳攪在水里,用砖头压住,摆开香皂、肥皂、洗衣粉,开始洗衣裳。同时,她们那酸甜苦辣的新闻、故事、笑话、调侃,也像清冽冽的流水:“巧花姐在城里谈了个富二代!”“三婶家的飞船考上了河南大学新闻系!”“辣椒嫂对辣椒哥一点也不辣!”“你看李旦那媳妇白的,把俺比成了小黑人!”这时,不知是谁唱起了豫剧《小二黑结婚》:“清粼粼的水来蓝莹莹的天,小芹我洗衣裳来到河边。二黑哥县里去开英雄会,他说是今天回家转;我前晌也等,后晌也盼,站也站不定,坐也坐不安,背着俺的爹娘来洗衣裳……”大家抬头向来路望去,噢,二妞,二妞唱哩,哈哈哈、哈哈哈……棒槌起落,嘭嘭嘭、嘭嘭嘭……

开始洗衣裳的时候,姑娘媳妇们用的捶衣石不是石板,而是各自从家里带来的砖头。但砖头小,又不平,用起来很不得劲,于是大家就到处寻找石板。当有人到平顶山或到密县去拉煤,就嘱咐他回来时捎一两块;当扒破房老屋根脚的时候,见到废弃

的石板,就带一两块;当在集市上见到谁卖石板,就买一两块……不长时间,再来洗衣裳,姑娘媳妇们都有了属于自己的石板。石板大,又很沉,即使来了大水也冲不走。你看吧,那平展展、光滑滑的青石板、红石板整整齐齐地排在水边,很是壮观哩!本来,洗衣裳是个苦活累活,而在河边洗衣裳却变成了观看风景、欣赏美景的轻快活。高天上,天蓝、云白、鸟飞;大河中,水流、草动、鱼游;长堤上,树摇、果肥、花红……尤其把双脚踏在水里,凉爽凉爽的,加之轻风吹拂,更使人感到周身舒适、满心舒畅。于是,姑娘媳妇们便放飞心灵,什么劳累、艰辛、烦恼、忧愁,都一股脑地烟消云散。

衣裳洗好了,大家都不说回家。谁不想再看一会儿风景,谁不想再唠一会儿家长,谁不想再享受一会儿流水的凉爽,谁不想再沐浴一会儿轻风的温柔……他们展开带来的绳子,这头拴在这棵树上,那头系在那棵树上,再把中间拧紧,然后把洗好的衣裳抖开、抻平,一件一件地搭在绳子上。于是,大大小小、长长短短、花花绿绿的衣裳,就像大大小小、长长短短、花花绿绿的旗帜一样,在轻风中欢快地飘扬……

黄村人洗衣裳,还有一道重要工序——浆洗衣裳,也叫浆衣裳,就是把衣裳洗干净以后,用米汤或很稀很稀的糊涂泡一下,再晒干、烫平。过去,农家没有烫斗,就用茶缸或玻璃瓶盛上热水,当作烫斗,把衣裳烫平。经过浆洗、烫平的衣裳,板挺、结实、整洁、庄重,显得富贵、体面。这样,当浆洗过的衣裳再次拆洗的时候,也很容易洗洗干净。

人们清楚记得,南河沿还发生过不少惊险故事哩!李旦那妇在水里站时间长了,两腿抽筋,而她却大喊大叫,水鬼拉我哩!救人哪!这事闹得人心惶惶。有一次,上游突然来水,冲走了辣椒嫂的衣裳,辣椒嫂急忙下水去追,岂料水越来越大,辣椒嫂差点儿顺流而下。三婶只顾洗衣裳,她外甥滑倒掉进水里,呛得喝了几口水……

黄村人当有了压杆井的时候,当有了铝盆、塑料盆、不锈钢盆的时候,当有了隆隆飞转的洗衣机的时候,谁还到河边洗衣裳呢?再没有人到河边去洗衣裳了!

品味乡愁

